

謝明良  
著

# 鉛釉陶的世界

## 中國古代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補助出版

從戰國到唐代



# 目次

自序	5
序 章 施釉陶器的誕生	7
一、從埃及費昂斯（Egyptian Faience）到西亞釉陶器	8
二、中國施釉陶瓷的出現	10
第一章 中國鉛釉陶起源問題	15
一、戰國鉛釉陶器	16
二、外來說與本土說	20
三、漢代和羅馬的鉛釉陶器——成形、裝飾技法的省思	26
四、裝飾陶器的鉛釉	31
五、漢代鉛釉陶的性質	32
第二章 漢代鉛釉陶器的區域性	35
一、江西地區鉛釉陶器	37
二、浙江地區鉛釉陶器	39
三、西南地區鉛釉陶器	42
四、江蘇地區鉛釉陶器	43
五、山東地區漢墓鉛釉陶器	44
六、北方鉛釉陶器及相關問題	47
七、以長江流域為主的南方地區鉛釉陶的釉色傾向	50
第三章 魏晉南北朝鉛釉陶器諸問題	53
一、南方鉛釉陶器的確認	57
二、魏晉十六國墓出土的鉛釉陶器——從所謂絳釉小罐談起	59
三、十六國後期至北魏時期鉛釉陶的動向	66
四、東魏、北齊和隋代的鉛釉陶器	74

第四章	唐三彩的使用層和消費情況——以兩京地區為例	85
	一、唐三彩的成立和所謂初唐三彩	86
	二、陝西、河南兩省的唐三彩窯	91
	三、唐三彩和墓主等級問題	105
第五章	唐三彩的區域性消費	119
	一、江西省和浙江省出土例	120
	二、山西省、遼寧省、河北省區的唐三彩	129
	三、江蘇省、山東省出土唐三彩	137
	四、安徽省、湖北省出土唐三彩	144
	五、內蒙古、寧夏、甘肅出土唐三彩	147
	六、邛窯三彩	151
第六章	韓半島和日本出土的唐三彩	155
	一、韓半島出土唐三彩	156
	二、日本列島出土唐三彩及所謂陶枕問題	159
	三、東北亞鉛釉陶器的動向——所謂新羅三彩和奈良三彩	173
	四、渤海三彩	179
第七章	中晚唐時期的鉛釉陶器	187
	一、中國出土例和外銷情況	192
	二、黑石號沉船 ( <i>Batu Hitam Shipwreck</i> ) 中的白釉綠彩陶器	199
另一齣	遼領域出土鉛釉陶器再觀察	215
註釋		227
引用書目		282

序章

# 施釉陶器的誕生

## 一、從埃及費昂斯（Egyptian Faience）到西亞釉陶器

埃及是率先將玻璃質的釉施罩在器物表面的古國，如先王朝巴達里朝（Badari，約西元前5000–4500）即見以石英質石為胎的施釉石器【圖1】，<sup>1</sup>而相對年代約在西元前3200年的第一王朝赫魯美那（Helmena）墓或埃爾斯卡（Elsecar）墓也出土了青綠色釉石製品。<sup>2</sup>雖然由於石英質石不易加工，同時難以得出鮮豔釉色，幾經改良試驗，終於開發出將石英石粉碎、並於石英粉末加固模製成形的器胎施加玻璃釉的製品，此即一般所稱的「費昂斯」（Faience）【圖2】，目前最古老的費昂斯出現在西元前4500年的上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sup>3</sup>在工藝史上，所謂「Faience」有兩種指涉：其一是指近世歐洲如義大利或荷蘭德夫特（Delft）等地所燒造、俗稱「馬約利卡」（Majolica）的低溫錫釉陶器，另一則是指前述於石英粉末等矽酸鹽胎上施釉的製品，後者流行並可能濫觴於古埃及，所以有時又被稱作「埃及費昂斯」（Egyptian Faience）。其釉多呈青綠色調，推測是意圖模仿青金石（lapis lazuli）或土耳其石的色彩效果。<sup>4</sup>

就技術層面而言，摒棄陶土而採用石英粉末為胎，可能是因費昂斯的釉屬於以鈉為主的鹼性釉，這類釉和陶土的膨脹係數相差較大，不易附著在陶胎器表而時有剝釉現象，所以只能選擇用矽石作胎。不過，由於石英或長石粉末不具黏性，故以矽石為胎均須添加糊狀媒劑。依據現代學者的實驗，所添加的媒劑可能是天然泡鹼（natron）和做為釉原料的玻璃粉末（cullet）。<sup>5</sup>古埃及初期製品見於先王朝至初期王朝（約西元前4000–2686）的珠飾或小型雕像，中王國時期



圖1 施釉石 英國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館（Petrie Museum of Egyptian Archaeology）藏



圖2 費昂斯青釉蓮花飾高足杯  
埃及第一八王朝（西元前16–14世紀）  
高11公分 日本私人藏



圖3 費昂斯青釉河馬  
埃及第一二王朝（西元前20-18世紀）  
法國巴黎羅浮宮博物館  
（Museum du Louvre）藏

第十二王朝至第二中間期（約西元前2000-1550）釉色有所改善，並出現了在青綠釉下以錳繪飾紋樣的作品【圖3】，迄新王國時期（約西元前1550-1390）達到高峰，發色愈形鮮豔，並且在已有的青綠、白、黑紫、茶褐、紅色釉之外，開發出黃、黃綠或紺、橙等新色釉。<sup>6</sup>此一時段的施釉器似乎屬奢侈品，出土遺跡集中於墓葬和神殿等具有宗教性質的設施，其中又以陳設在墓室中的所謂巫沙布提（ushabti）青釉俑【圖4】最為常見，並且

晚迄西元二世紀仍持續地製作，其做為發色劑的銅有可能取自埃及人用來塗抹化妝眼簾的孔雀石。

另一方面，埃及的施釉技法也經由敘利亞或美索不達米亞向東傳布。現藏英國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傳伊拉克巴格達（Baghdad）南方塔爾烏瑪（Tall 'Umar）發現的楔形文書陶板【圖5】，依據Oppenheim的釋讀，可知其是西元前十四至十二世紀、亦即古巴比倫凱塞特族（Kassite）統治期間（約西元前15-12世紀）<sup>7</sup>的遺物。陶板文字記錄了製作紅玻璃的完整配方，<sup>8</sup>也提到將陶土浸泡於醋和銅溶液的胎色加工技法，以及在透明玻



圖4 賽提一世（King Sethi I）像  
埃及第一九王朝（西元前14世紀）高30公分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藏



圖5 楔形文書陶板  
西元前14-12世紀  
英國大英博物館  
（The British Museum）藏

璃粉屢入鉛、銅、硝石、石灰的鉛綠釉製作須知，可知其時已經掌握生產鉛玻璃和鉛釉陶器的技術。<sup>9</sup> 伊朗高原最古老的釉則是出現在凱塞特族統治時期的西南部蘇西安那（Susiana）地區，一般認為是凱塞特族自巴比倫所引入的技術，此一陶藝技法不僅為之後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西元前550–330）所繼承，甚至影響到美索不達米亞新巴比倫王朝（西元前626–539）的釉陶器【圖6】。<sup>10</sup> 中國則是在西周（西元前1046–771）和春秋（西元前770–475）中晚期的陝西、河南地區出土由西方輸入之中方學者稱為「釉砂」或「玻砂」的費昂斯珠飾【圖7】，<sup>11</sup> 不過迄戰國（西元前475–221）早期則出現了玻璃中二氧化矽（SiO<sub>2</sub>）下降，而氧化鈣（CaO）提高的費昂斯，干福熹認為此乃中國自製「釉砂」之證。<sup>12</sup> 另外，化驗甘肅省採集的所謂八稜柱器（MAHP08）則是兩步或三步燒成的費昂斯，其硅酸銅鋇化合物主要以所謂的「中國紫」（BaCuSi<sub>2</sub>O<sub>6</sub>）為主，偶有「中國藍」（BaCuSi<sub>4</sub>O<sub>10</sub>）以及大量的硅酸鋇類化合物。<sup>13</sup>

繼雷沙伊湖（Rezaieh Lake）南方吉威耶（Ziwiye）發現的西元前九至八世紀亞述帝國青綠色釉陶器，或於青釉之處另施白釉、黃釉等精湛的二彩或三彩釉陶，西元前六世紀在迦勒底人統治的新巴比倫時期，由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所改建、位於今日艾希塔爾鎮（El Hira）的伊斯塔爾門（Ishtar Tor）【圖8】，以及門內夾道所見釉磚拼接的浮雕獨角獸、獅、牝牛或花卉圖案【圖9】，因被復原展示於德國柏林貝加蒙博物館（Pergamon Museum），更是眾所周知的著名遺例。<sup>14</sup> 後者黃釉磚經定性分析屬於以氧化銻（Antimony Oxide）為主要呈色的鉛釉，白釉則是基於碳酸鈣（CaCO<sub>3</sub>）和氧化銻的無鉛白釉。<sup>15</sup>

## 二、中國施釉陶瓷的出現

相較於同為東亞區域的韓半島和日本列島，中國是最早出現施釉陶瓷的國家。從目前的考古發掘資料看來，中國在有夏文化或夏



圖6 人物紋蓋罐 西元前20世紀末 高11公分  
傳伊朗亞塞拜疆（Azerbaijan）出土  
日本東京中近東文化中心藏



圖7 費昂斯珠飾 約3公分  
中國陝西省寶雞強國墓地出土

商王朝分水嶺之稱的河南省偃師二里頭遺址（西元前18–16世紀）第二期遺存已經出現人工施釉的高溫灰釉炆器，<sup>16</sup> 至三千五百年前商代中期於同省二里岡遺址亦屢有發現【圖10】。<sup>17</sup> 這種經常被冠以「原始瓷器」或「原始青瓷」之名、於攝氏約一千二百度燒成的高溫鈣釉作品，與西亞地區低溫釉陶有著明顯的不同。高溫鈣釉炆器於西周（西元前1046–771）、春秋（西元前770–475）、戰國（西元前475–221）時期仍持續生產，出土範圍包括中國南北方許多地區。雖然以往對於北方商代（西元前1600–1046）、西周遺址出土該類作品的產地見解分歧，<sup>18</sup> 但綜觀近年的考古發掘資料和學者的論述，其產地有較大可能均位於南方長江流域，其中商代中晚期製品多來自長江中、下游流域，西周時期製品則得自長江下游流域。<sup>19</sup> 標本的科學化驗分析也表明北方出土的所謂原始瓷器，其絕大多數應為南方所燒製。<sup>20</sup> 一般認為，東漢時期（25–220）在浙江上虞一帶燒造出的胎、釉可與成熟瓷器相媲美的施釉陶瓷，即是在此一基礎上精鍊、改良而成。



圖8 伊斯塔爾門彩釉壁磚  
新巴比倫時期（西元前6世紀前半）  
德國柏林貝加蒙博物館（Pergamon Museum）藏



圖9 獨角獸彩釉壁磚  
新巴比倫時期（西元前6世紀前半）  
伊拉克巴格達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Iraq）藏



圖10 青釉大口尊  
高28公分  
中國河南省二里岡遺址出土



成，鉛釉陶則是在攝氏一千度以下的低溫中燒成。後者以陶土做胎，使用鉛為釉的主要溶劑，加入氧化鐵即成黃褐或紅褐色釉，屬合氧化銅則呈鮮豔的綠釉。

鉛釉陶和高溫釉陶瓷在外觀特徵和物理性能等方面都有所差異，特別是鉛綠釉易受水的溶蝕，由於沉積作用就在接觸面生成一層薄層沉積物，隨著時間沉積物層次不斷增多，當達到一定厚度時，由於光線的干涉作用及本身輕微的乳濁性便產生銀白光澤。這種現象常被當作鑑賞對象，俗稱為「銀釉」，與耐火抗酸的高溫灰釉截然不同。<sup>21</sup> 其次，從現存實物看來，鉛釉陶和高溫釉陶瓷在當時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亦不盡相同。也就是說，鉛釉陶有不少是屬於模仿現實生活樓臺水榭【圖11、12】、倉、灶、井、廁等模型或各式人物【圖13】、家畜等俑類，故這類作品應是專供陪葬的象徵性明器。雖然，鉛釉陶和高溫釉陶瓷往往因時代、地區，甚至遺址性質的相異而各有消長盛衰，但整體而言，高溫釉陶瓷無疑是中國施釉陶瓷中的主流，其出現的年代既較早，質與量或使用層面都凌駕於鉛釉陶之上。儘管如此，如果說自鉛釉陶誕生以來直到近代，一部漫長的中國施釉陶瓷史主要就是由低溫鉛釉陶和高溫釉陶瓷這兩個系統所構成，絕非誇大之詞。

本書的目的，是擬在以往有關中國早期鉛釉陶器的諸多研究當中，歸納設定幾個重要的項目或課題，一方面介紹近年來新的考古發掘資料和研究成果，同時根據筆者自身的體會，簡要地回應各個項目的主要內容和研究史上的相關論點，可能的話，亦將提示問題的解決方案。應予說明的是，將討論的時段限定在戰國（西元前475-221）至唐代（618-907），是本於以下兩點考慮：其一是始源於古代戰國時期的鉛釉陶器，在歷經漢、魏晉南北朝（220-589），以迄做為中古中國尾聲的唐代之發展，實自成一個世界；此一時段作品的觀看方式及其涉及的問題，都和唐代以後宋（960-1279）、遼（907-1125）、金（1115-1234）時期鉛釉陶情況有所不同。再來則是，以往學



圖11 綠釉樓閣 東漢 高92公分  
中國河南省靈寶縣出土



圖12 綠釉庭院 東漢 長26公分 香港徐氏藝術館藏



圖13 綠釉六博戲俑 東漢 坐俑高20公分 立俑高26公分  
英國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藏

界有關古代至中古時期鉛釉陶的討論，偏重在黃河流域出土漢代作品和所謂的唐三彩，對於漢代南方地區以及魏晉十六國鉛釉製品較少涉及，而有關唐三彩的論著數量雖多，但其中不乏可予補充或再行商榷之處。基於以上兩點，再加上現今考古資料已漸累積出足以全面探討中國中古時期鉛釉陶動

向的有益線索，此亦鞭策筆者有必要針對此一時段鉛釉陶器進行檢討和回應。另外，為了方便參考比較，文末將略闕篇幅觀察契丹遼國境內出土的鉛釉陶器。